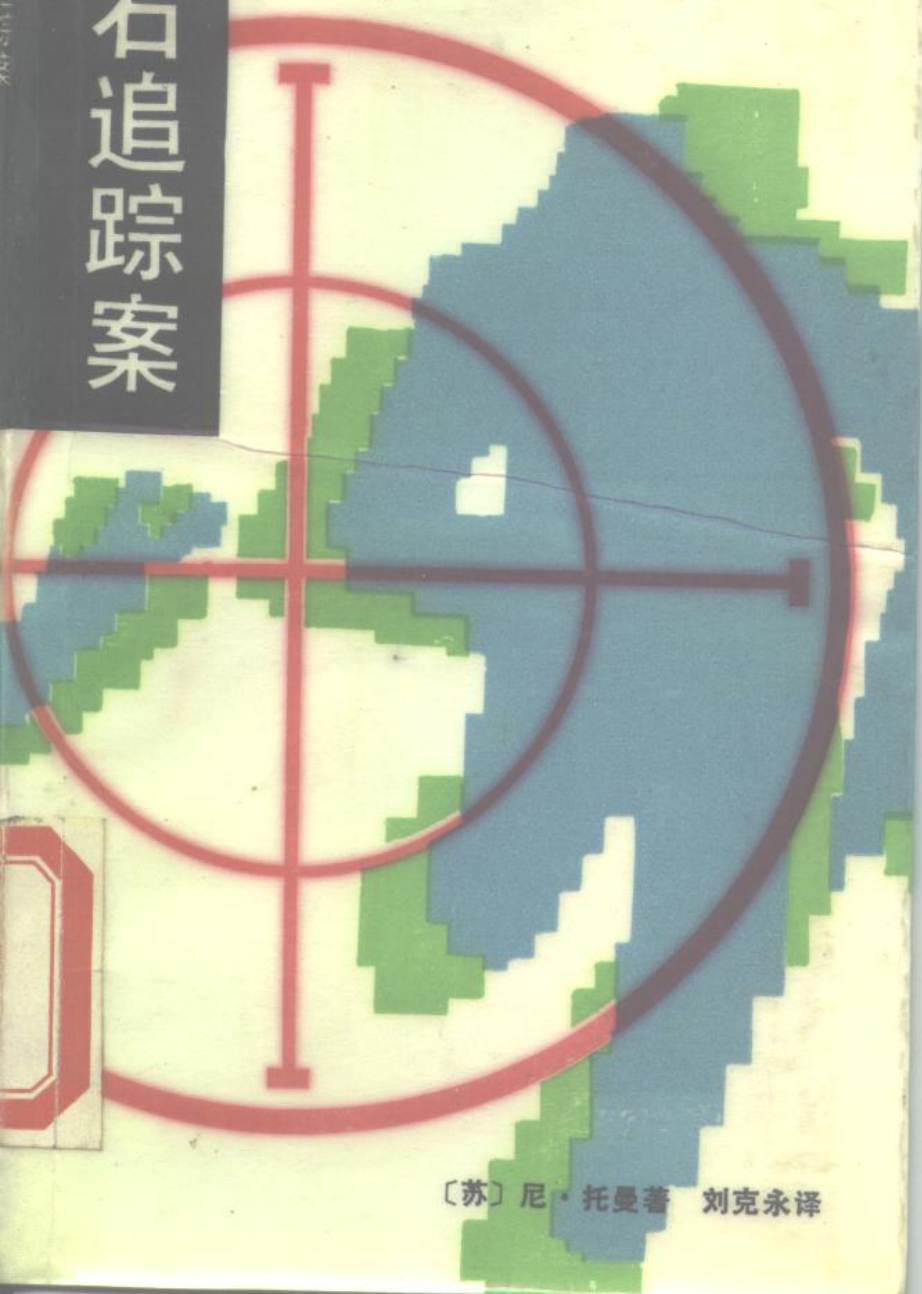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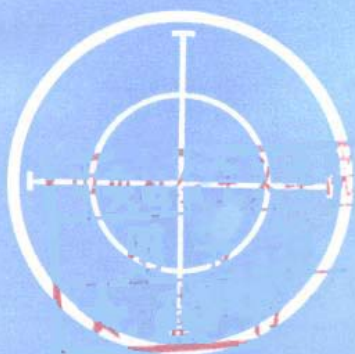


宝石追踪案



〔苏〕尼·托曼著 刘克永译

宝石追踪案



〔苏〕尼·托曼著

刘克永译
宝文堂书店

内 容 提 要

《宝石追踪案》是一部惊险的侦破小说，原著名 为《以法律的名义》。作者尼古拉·托曼是当代苏联颇有影响的通俗文学作家、惊险小说家。

本书描写公安机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侦破一起特大的盗窃国家财产的宝石走私案。它的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主题鲜明，富于教育意义；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既塑造了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也把阴险狡猾、诡计多端的反面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语言质朴，文笔流畅。书中始终穿插了一条副线——维妙维肖地描绘了民警中尉阿廖欣和女学生薇拉之间的爱情故事。

宝 石 追 踪 案

宝 文 堂 书 店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10,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7插页2

198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ISBN7—80030—037—4/I·22 定价1.70元

译者的话

惊险小说是丰富多彩的现代苏联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青少年，培养他们的斗争意志，以及战胜艰难困苦和勇敢献身的高尚品质。其作品的特点是主题鲜明，故事性强，笔调活泼，富有教育意义。《宝石追踪案》（原著名为《以法律的名义》）便是这类小说中的一部佳作。

本书作者尼古拉·托曼是苏联当今颇有影响的通俗读物作家、惊险小说家。他生于1911年，1928年毕业于铁道技工学校，曾经在铁路运输部门担任过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等职务。193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5年成为专业文学工作者，尔后又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进行过深造。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他担任过工兵部队的指挥官，战后重返文坛并开始发表战争题材的惊险小说。

尼古拉·托曼早在五十年代就为我国读者所熟悉。他的作品中的中译本，如《穿过暴风雨》、《今天就要爆炸》、《被迫着陆》、《暗中发生

的事情》、《在前线附近的车站》、《追捕怪影》、《虎王坦克的秘密》等小说尤其深受我国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爱。从六十年代起托曼开始涉笔苏联社会问题、青年问题，反映社会刑事犯罪内幕，著有《以法律的名义》（1962年）、《死而复生》（1980年）。同时，他又发表过科幻小说，如《宇宙之音》（1961年）。

《宝石追踪案》是作者于六十年代初发表的一部侦破小说。公安部门经过追踪侦查一起宝石黑市交易案件，破获并一网打尽一伙私吞国家财产的盗窃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有工厂厂长及其他国家干部，也有混进侦破机关的不法分子。他们道貌岸然，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为非作歹，而长期逍遥法外。小说的情节曲折复杂，紧凑跳跃，扣人心弦。故事发展有起有伏，有张有弛，环环紧扣，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它吸引着读者使人产生一种想一口气读完它的感觉。作者生动的笔触及质朴的语言不仅塑造了几位公安英雄的形象，而且为读者，特别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了某些生活答案和有益的启示。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个别情节做了适当的删减，对个别地方加了注释。

一九八七年六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一 宝石投机商的落网	1
二 百万富翁之死	7
三 梅尔察洛夫的藏宝处	15
四 “陌生人……”	23
五 在索科尔尼克公园的会面	31
六 阿廖欣使父亲大吃一惊	40
七 第二天	46
八 蛛丝马迹	53
九 坦率的谈话	60
十 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里	65
十一 踪迹显露	74
十二 米罗诺夫情绪不佳	79
十三 薇拉的苦恼	85
十四 米罗诺夫少校的建议	92
十五 关于信任的谈话	99
十六 同学	104
十七 古洪诺夫接受任务	111

DAS 1/13

十 八	在北京饭店	115
十 九	暂时的寂静	122
二 十	在莫斯科近郊公路上	126
二十一	别达列夫的可疑行径	136
二十二	薇拉的痛苦	142
二十三	摄影结果	146
二十四	在珠宝商店里	151
二十五	薇拉为什么外出	154
二十六	在橡胶厂	157
二十七	当机立断	162
二十八	车厢通过台上的搏斗	170
二十九	不期而遇	176
三 十	克拉索夫斯基藏到哪儿去了	182
三十一	在克拉斯诺霍姆斯克	191
三十二	以法律的名义	203
三十三	来自法庭的消息	215

一 宝石投机商的落网

米罗诺夫少校从不相信什么直觉，而只相信无可辩驳的事实。诚然，要弄清事实并不那么容易，但只要能将它们彻底弄清，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遇到任何困难也不气馁，而且干得兴致勃勃，因为他把这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时常抱怨他的上司沃尔科夫中校——此人似乎无须任何事实根据便可以给人下结论，即便不是一见面就下，至少也是刚接触不久就认定某人“可以信赖”，某人“值得怀疑”。

“沃尔科夫的‘嗅觉’真灵！”同事们无不敬佩地交口称赞，这就使米罗诺夫更加不满了。

“没有事实根据的任何直觉都是无稽之谈！”他气愤地说。“况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各项科学，尤其是刑事侦查学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只凭什么‘直觉’就断言某人‘可信’或‘不可信’，这未免太不严肃……这岂不是要我们相信侦破巫术……”

他当然不会把自己的这些想法讲给沃尔科夫

本人听。这并不是因为惧怕他，而是出于对他的敬重，尽管他并不赞成他那种自以为是的看人的方法。就说现在吧，沃尔科夫对安季波夫上尉那毫无道理的成见真叫他生气。安季波夫虽无上天揽月的本领——还差得远——可他毕竟是个难得的侦查员：机灵敏捷、精明强干。可沃尔科夫就不喜欢他，真让人费解。……

不错，沃尔科夫正在审视的这几幅安季波夫拍的照片，的确拍得不好。但可以理解嘛——那部夜间摄影机，他还不会用。当然，他还有些其它失误，这谁都难免。可沃尔科夫凭什么可以原谅其他侦查员，而偏偏对安季波夫就吹毛求疵？

当然，可以直截了当地问问中校本人，但米罗诺夫今天无心涉及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于是他竭力不露出内心的不满，故意装出一副正在注意沃尔科夫一举一动的样子。

中校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后面，慢慢地调整台灯灯罩的角度，直把它调到再也见不到摆在眼前的光面照片上的反光为止。六幅照片都是双人像，背景是枝叶茂盛的树丛。照片上面两个人的姿态都很特别，看不清面孔。只在一幅照片上能依稀可见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中年男子的侧面像。在两幅照片上另一个男人的面孔被礼帽宽大的帽沿遮了一半，而在其余几幅照片上此人都以后脑勺

对准了镜头。

“咄咄怪事。”沃尔科夫一面将手中的照片象玩扑克牌似地展成一个扇面，一面若有所思地说。

坐在桌子对面的米罗诺夫少校顿时警觉地皱起浓眉，说：“那么你认为安季波夫……”

“我什么都不认为，我只是说这事很奇怪。为什么几乎每幅照片上我们要了解的那个人都是背冲镜头，只能辨认出梅尔察洛夫一个人，而此人不用拍照我们也了解？”

中校将照片往桌面上一扔，除了能看清梅尔察洛夫的那两张之外，其余的都翻了过去。

“真有象征性……”米罗诺夫心想。不过，嘴里却说：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①，安季波夫是初次进行夜间摄影，这你是知道的。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嘛，不必大惊小怪。”

沃尔科夫没有吭声，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步履沉重地在办公室内踱来踱去。米罗诺夫耐心地注视了片刻，然后问道：

“你似乎对梅尔察洛夫一案的进展情况不满意？”

^① 沃尔科夫的名和父称，这样称呼表示尊敬和亲切。

“反正它不能使我拍手称快。”沃尔科夫往桌子边上一坐，脸色阴沉地说。“坦率地讲，米罗诺夫，我真没料到你会这样蛮干。在没有弄清梅尔察洛夫的关系网之前，怎么能逮捕他呢？”

“可我们掌握的材料已足以证明他倒卖宝石……”

“最后一批宝石他卖给谁了？”沃尔科夫的脸色又阴沉下来。“根据推断，卖这批货他至少能捞到四十到五十万卢布^①。”

“我们搜查出七十五万卢布的现金。”米罗诺夫说。

“是啊！这很可能正是他卖掉最后一批宝石得到的那笔钱。他显然还没来得及将它用于周转，或以不记姓名的存款方式把它存进储蓄所。如果我们能搞清是什么人以这笔巨款从梅尔察洛夫手中买走这批宝石，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大投机商的行踪，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十足的饭桶？”米罗诺夫感到委屈地大声说。“你自己不是不知道，为了弄清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谁，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遗憾的是此人与梅尔察洛夫接头的时候，我们没能拍摄到他

^① 本书中说到的卢布均为旧币，新、旧币的比例为1:10。

的面部照片。但此事还能补救，梅尔察洛夫目前虽然很顽固，但还有可能从他嘴里弄出点东西。而当时如果拖延逮捕他的时间，就会贻误战机。就这样他已经是在机场落网的。”

“谁负责他的审讯？”

“安季波夫。”

“又是这个安季波夫？”

“你怎么对他这样不满？”

对这个问题中校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他只是感到安季波夫上尉过于自信，所以早就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乎厌恶的反感。沃尔科夫不喜欢这种人。

“你还不大会识别人啊……”他暗暗抱怨米罗诺夫。

而米罗诺夫此刻真想和沃尔科夫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你知道我是很敬重你的，”他竭力压住内心的怒气说，“但你同样也知道我的信条——一切要以不容置辩的事实为根据。即便是信任也应当是有充分根据的，更何况是不信任……而你却无缘无故地对安季波夫疑神疑鬼，又硬把那个毛小子阿廖欣塞给我当助手。你凭什么怀疑前者，又根据什么相信后者的才华？凭直觉吗？你敢保证这种直觉不会欺骗

你？”

“我不清楚你提到的直觉是指什么。”沃尔科夫心平气和地说，同时挪了挪身子，更舒适地坐在沙发椅上。“对我来说，三十年的公安工作使我学会了识别人。随你把这叫做什么都行，但我认为这是老练，确切地说是经验。”

“难道你的这种经验就没失灵过？你就没有犯过错误？……”

“犯过错误，”沃尔科夫承认道，“还不止一次。说不定现在也是我错了。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我绝不是那种过早下结论的人。行了，到此为止。还是谈案情吧。审讯梅尔察洛夫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你要亲自抓。”

“是。”米罗诺夫冷冷地答道，虽然心里暗想安季波夫办这件事不一定比他差，说不定还比他强些。米罗诺夫深信安季波夫有一种“钻进他人肚子里去”挖出任何隐秘的奇特本领。

“好啦，现在该回家了！”沃尔科夫坚决地说，“就这样也已经够晚了。”

二 百万富翁之死

次日清晨，沃尔科夫中校刚来到处里，米罗诺夫少校便立即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向他报告：

“梅尔察洛夫已死于心肌梗塞……”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死的？”

“半夜一点钟。”

这么说，他早先的预感没有错——这桩倒卖宝石案到底还是出了意外……

“你马上查清情况，向我汇报！”他向米罗诺夫发出命令。“这里面有鬼，肯定有鬼。”

米罗诺夫少校随即召来年纪不大，但已开始谢顶的助手安季波夫上尉。他的神态有些紧张。当米罗诺夫问他事情的原委时，他只是无可奈何地把双臂一摊说：

“少校同志，谁知道他患有冠心病呢！……现在才查明，他过去犯过两次病。”

“哪一位医生作的死亡鉴定？”

“洛吉诺夫。”

“请他来见我。”

洛吉诺夫的话与安季波夫讲的完全一样。的确，梅尔察洛夫曾经发生过两次心肌梗塞，这是第三次。导致这次发病的原因可能是被捕所引起的震惊。听起来，这一切似乎入情人理，但米罗诺夫却半信半疑。他发现安季波夫显得有些惊慌不安，而洛吉诺夫则似乎没有把话说完。

“引起第三次发病的原因仅仅是被捕吗？”米罗诺夫凝视着医生的眼睛问。“那为什么犯病不在被捕的当天，而在几天之后呢？”

洛吉诺夫也困惑不解地耸耸肩：

“使他受到震惊的也可能是比被捕更厉害的打击。”

“梅尔察洛夫是突然死亡的吗？”

“恐怕不是……”

“假如抢救及时，您认为他能得救吗？”

“只要他手头有硝酸甘油就足够了……”洛吉诺夫说。

“怎么，当时他连这种药都没有吗？”

“是的，是没有。所以让人吃惊。按说，犯过两次心脏病的人，不可能不随身带着戊酸薄荷脂和硝酸甘油。”

米罗诺夫将目光转向安季波夫。上尉的脸色变得煞白，前额已渗出一层冷汗。他不等向他发问，便急促地说：

“说不定在搜身时被没收了。”

“你连看也没有看，究竟搜出了什么东西？”

“我主要注意证件、笔记本和便条之类的东西了。不过，好象也有一些药品……”

“没收戊酸薄荷脂和硝酸甘油的时候，他就没有抗议吗？”洛吉诺夫问。

“没收每张小纸条他都抗议。”安季波夫答道，这时他已稍微镇静一些。“当时我无权把药品留给他，因为我又不是医生。再说，谁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说不定装硝酸甘油的小瓶里就有氰化钾呢。”

“这些情况你为什么没向我汇报？”米罗诺夫逼视着安季波夫那双灰色的眼睛问道。

“这确实是我的错误，少校同志。”他顶住米罗诺夫逼人的目光，镇静地回答道。“我没向您汇报，是不想因为这区区小事而打搅您。”

“讲这样的话，他居然一点不感到羞愧。”米罗诺夫暗自思忖，这时他已经失去对安季波夫的好感。“咳，看来沃尔科夫的直觉这次又灵了。”

“这一夜谁在处里值班？”他脸色阴沉地问安季波夫。

“阿廖欣中尉。”

“请把他找来。您自己可以走了。”

阿廖欣中尉来沃尔科夫这个处才两个月。他是从民警学校直接分配到反盗窃反投机局的。他装束整齐，象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事院校的学员。个子不高，宽宽的肩膀，看样子爱好体育。一张表情开朗的脸，显得很机灵。米罗诺夫记得沃尔科夫曾经表扬过他。

“请汇报吧，中尉，”米罗诺夫严肃地对他说，“在您值班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虽然阿廖欣已经向沃尔科夫做过汇报，但他仍旧对少校重复了一遍。米罗诺夫早已知道这些内容了，于是便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

“您最好告诉我，安季波夫是什么时间离开处里的？”

“将近夜里十一点。”

“他找过梅尔察洛夫吗？”

“找过，但时间不长。据莫霍夫准尉说，他在拘留室里只呆了一分钟。今天早上他还想找他。但我一得知梅尔察洛夫死亡的消息，便命令莫霍夫：不经沃尔科夫中校批准，不放任何人进去。”

米罗诺夫少校沉思着，在办公室内来来回回地踱了几分钟，然后果断地说：